

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下)

主编:林多贤 副主编:罗勇

赣南围屋研究

万幼楠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编委会

主任委员：林多贤

副主任委员：孙弘安

执行主编：罗勇

委员：罗勇、林晓平、钟俊昆、刘劲峰、

万幼楠、谢庐明、邹春生、陈文红

陈志平、黎章春、张玉龙、张嗣介

总 序

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汉族支系。他们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客家人分布于世界的许多地区和国家,据估计,现在全球约有客家人口八千万以上。赣南、粤东、闽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赣南又是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这里的 18 个县市(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县嘉定镇以及其他少数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亦即 780 万人以上。

客家民系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学界一种主导的观点认为,客家民系至迟在南宋时已经形成。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历史上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的北来汉民,我们称之为“客家先民”。在赣、闽、粤边客家大本营中,地处赣江源头的赣南因其“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为接纳北来客家先民的第一站。很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昭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学界一般认为,与客家民系形成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历史上的北方汉人南迁是从唐代安史之乱开始的。也就是说,安史之乱,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北方地区长期战乱,而赣闽粤三角区相对安宁,于是大批避乱汉民迁居于此,成为了第一批“客家先民”。从这时开始至两宋,一批批的汉民迁来赣闽粤三角区,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与畲

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血缘上和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最终形成客家民系。从地名普查和田野调查的资料来看,赣南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远远超过闽西和粤东,而且这里保存的客家文化古朴而内容深厚,足以说明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明末清初,赣南由于受满族铁蹄的蹂躏,又继之以凶疫,人口锐减。而此时闽西和粤东由于人口膨胀,加之清初为对付郑成功反清起义,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通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压,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迁到赣南,与世居赣南的客家交错杂居在一起,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从赣南各县市姓氏源流资料来看,河东片唐宋以来世居姓氏较多,尤以宁都、石城为著,河西片明末清初回迁姓氏居多,有的县竟占百分之六七十。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赣南不仅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积淀着内容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它包括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方言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艺等方面。

如,历史文物遗迹。赣南客家人在开发与建设赣南的历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留存于赣南各地的丰富的历史文物遗迹,便是最好的证明。如宋城赣州,是当时客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客地人文兴盛的标志。通天岩石窟群,赣县田村唐代宝华寺玉石塔,大余丫山灵岩寺、嘉祐寺塔,信丰大圣寺塔,安远无为塔,石城宝福寺塔,赣州慈云寺塔等等唐宋佛教艺术,反映了唐宋时期特别是

宋代赣南佛教文化的发达。明清时期赣南各地普建风水塔,如赣州玉虹塔、龙凤塔,宁都县城水口塔,兴国县朱华塔,上犹县城水南南山塔、东山卢公塔、营前龙公塔,瑞金市龙珠塔,会昌县城外龙光宝塔,信丰油山上乐塔等等,则是明清时期赣南风水文化兴盛的反映。大余梅关古驿道,会昌筠门岭闽粤赣古通道,石城闽粤通衢等,是赣闽粤三地客家血脉相连,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赣州文庙、兴国潯江书院、石城琴江书院等则是赣南客家人崇文重教的重要历史遗存。

如,姓氏宗族文化。这主要反映在祠堂的建造和谱籍的发达两个方面。祠堂是过去客家人宗族兴盛和崇祖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每个自成村落的姓氏都有祠堂。有的姓氏除建有总祠外,还建有分祠、支祠,如宁都洛口乡南岭村卢氏就有一个总祠,四个分祠和两个支祠;⑤上犹县营前镇黄氏除有总祠外,还建有四个分祠。⑥赣南各地现存明清时期的祠堂不少,如赣县夏府村的戚氏宗祠,宁都洛口乡灵村的丘氏宗祠,南康凤岗的董氏祠堂等等便是代表。这些祠堂不仅规模宏伟,建筑风格别致,而且深涵文化内蕴,是我们研究古代家族文化的最好的实物资料;同时又是海内外客家后裔寻根问祖的精神载体。谱牒资料则是研究客家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据。客家人的谱籍经“十年浩劫”,虽多有毁失,但因客家人对族谱、家谱敬若神明,千方百计加以保护、珍藏,故至今留存于民间的老族谱、家谱亦不少。如1980—1984年赣南各县市在进行地名普查和编辑地名志的过程中,就发现和查考了不少谱牒资料,其中尤以宁都为甚,其查考了族谱、家谱、草谱等1100多种。当然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从这些谱籍资料中,我们得以考见赣南是保留唐宋以来世居姓氏最多的地区之一,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正因为如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客家人士和专家学者来赣南寻根问祖或探源追流。因而,客家人的谱籍也就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视。

如,方言文化。客家方言被学术界称为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赣南客家话跟闽西和粤东客家话相比,则更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因

为:第一,赣南是赣方言和客方言的交汇点,因此,从赣南客方言中更容易考见客赣方言的联系和差别。第二,赣南的客家方言既古敦,又呈同一的多样性。说它古敦,是因为这里唐宋以来的世居客家姓氏较多,因此方言中保留中原古韵成分就较多。说它呈同一的多样性,是因为明末清初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又大量回迁赣南,使赣南的客家方言不像粤东、闽西那样统一,而是同中有异,县与县之间不一样,甚至乡与乡之间也显出差异。因而,赣南的客家方言也就更具研究价值。

如,民居文化。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它不仅被建筑学家们誉为民居建筑史上的奇葩,而且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更使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诗人、艺术家们乃至一般游客为之陶醉。赣南的客家围屋,分布在龙南、全南、定南三县全境;信丰、安远两县的南部以及寻乌的个别地方,总数约五六百座,其中尤以龙南最为集中。赣南的客家围屋多为方形,与闽西圆形的土楼和粤东内方外圆的围龙屋呈不同的风格。有的研究者指出,土楼和围龙屋均是由围屋演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赣南客家围屋作为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价值就更大了。

此外,遍布赣南各地的“上三下三”、“上五下五”、“九井十八厅”等府第式民居也很有特色。如赣县白鹭的古民居建筑群就吸引了许多中外旅游者和文化人前往参观和考察。

如,饮食文化。赣南客家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如过去广大农村一年到头家家户户都酿有醇美的糯米酒;一入冬月,便腌制板鸭(以南安板鸭最著名)、香肠、猪肝、猪利子(猪舌头)、鸭五件、牛肉巴、酒糟鱼等等。平时招待贵客用酒酿蛋、擂茶;宴请和逢年过节吃“四盘八”,即分别用四个大盘和八个大碗盛菜,共十二道大菜。特色菜肴有荷包扎(肉)、鱼饼、白斩鸡、蛋皮、菜干扣肉、粉蒸鱼、捶鱼丝、三杯鸡、酿豆腐、炒东坡、小炒鱼、红烧狗肉等等。各地风味小吃有嗦粉子、烫皮丝、凉粉、艾米果、芋包子、勺子米果、薯粉饺子;特色食品则有丁香李、酸枣糕、甘姜、花生巴、柿饼、南康辣椒酱、兴国红薯干、会昌豆腐干、信丰萝

卜脆等等。客家饮食文化内涵深刻,具有浓烈的原汁性和乡土味,有些菜肴和食品已饮誉海内外。如何进一步弘扬其传统特色,开发出系列客家名优食品,这是振兴地方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

如,民俗文化。客家民风淳朴,客家民俗文化更是以其古敦和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瞩目。客家民俗活动一年四季均有举行。如春节期间有龙灯、蛇灯、鲤鱼灯、马灯、狮灯等各种灯彩的表演;端午节有龙舟竞赛;中秋节有“放孔明灯”、“请月光姑姐”等活动。除上述具有汉民族一般特点的节日民俗活动外,赣南还有其他汉族地区(包括客家地区)所不见的大型民俗表演,如上犹的“九狮拜象”,宁都的“竹篙火龙节”,石城的灯彩等等。这些都是赣南民俗文化中的“大特产”,无论就学术研究抑或发展旅游业而言,都极具开发的价值。

如,民间文艺。客家人爱唱山歌,一曲美妙动听的客家山歌,会激起海外客家赤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情思。客家山歌,赣南、闽西、粤东各有特色,但最具文化内涵的要数兴国山歌。兴国山歌是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南山区而产生的,它萌芽唐末,到宋代,因深受唐宋诗词的影响而渐趋成熟并广为流传。它既保留了古朴的中原音韵,又颇具浓郁的赣南客家情趣。随着客家民系的向赣南西南、闽西南及粤东粤北的发展,客家山歌也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客家山歌在流传过程中自然会带上浓厚的地方色彩,但从本质上说,都是兴国山歌的演变与发展。又如赣南采茶戏。据传说,采茶戏萌芽很早。采茶戏戏班里供奉的田师父,就是唐明皇时的宫廷乐师,因与歌女产生爱情,触犯宫禁,相偕逃出宫廷,流落到安远九龙山种茶为生,农事之余,教农民唱茶歌,玩茶灯,并编成《九龙山摘茶》这出戏。当然,采茶戏不可能是某个人发明的。一般认为采茶戏于明代中叶开始流行于民间,它是由安远、于都、赣县、信丰、石城等地的茶歌、马灯、龙灯、摆字灯等民间歌舞与粤东采茶灯结合发展而成的。它以载歌载舞见长,诙谐风趣,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赣南采茶戏的传统剧目,原有 100 多个,其中一部分已经失传,现

保留的传统剧目有 90 多个。如:《九龙山摘茶》、《唐二试妻》、《卖杂货》、《上广东》、《双检菌》、《瞎子闹店》、《卖花钱》、《香火龙》、《阿三打铁》、《五岭之春》、《花灯仙子》、《吹鼓手招亲》、《满妹添喜》、《俏妹子》、《补皮鞋》等等。这些剧目,多为喜剧,反映了赣南广大劳动群众(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片断,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不靠完整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而是靠幽默、诙谐、生动活泼的表演唱腔取胜,百看不厌,久演不衰。近年来,赣州采茶歌舞剧团又推陈出新,创作出了《山歌情》、《长长的红背带——献给客家母亲的爱》等新剧目,并晋京汇演,分别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及其他数十个单项奖。昔日的山茶花,今天开放得更加烂漫。

赣南的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其内容远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研究、开发和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以造福于赣南人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为此,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经过认真规划,承担了江西省教育厅重点招标课题《赣南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工作。现在,该课题已经完成,推出的《赣南客家姓氏渊源研究》、《客家祠堂与文化》、《赣南客家文学史纲》、《赣南客家艺术》、《赣南围屋研究》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赣南客家的历史与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也为客家文化的传承和促进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是为序。

林多贤

2006 年 11 月

(作者系赣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顾问)

绪言

按传统籍贯的说法,我不是赣南人,当然也不是客家人,但我又是实实在在地“生于斯,长于斯”的赣南人。

我出生前,父母已从省城来到了赣南的一个小县城就业,刚启蒙时又随父母从县城下放到农村。当时觉得农村比县城好玩多了:村后有山,可砍柴、打猎、采蘑菇;屋前的小水沟,可洗涤、还可捞鱼;家里养鸡、养猪,又养狗。那时候上学,书是不怎么读的,我记得总是学期快结束时,才能领到新书,但又确实感到儿时的生活是放纵的、快乐的、充实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农村的生活阅历为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无悔的经历。其中有两件事跟今天的课题有关。

我家下放的那个村子叫坪布脑,在过去算是个较富裕的村落,这从村里的地主、富农较别的村落多可以看出。因此,保存下的老房子也特别多,我家就安在一个地主的房子里,而房主人则又下放到更穷困的山村里去了。让我们住地主家的房子,貌似关照,实际上也有划清界线的意思。那个村子没有围屋,但村里有很多“九井十八厅”这样的大宅子(这是客家民居的基本型,赣南围屋也是从中而生)。一栋接一栋的屋子几乎将大半个村庄连成一片,每栋房子中都建有公共建筑性质的祠堂。祠堂幽暗深处插摆的那些神牌、神案、神器,儿时感到阴森森的,神秘莫测,平时一个人害怕踏入,但又想探个究竟。那时并不

知道自己后来会对乡土建筑有兴趣,但我记得很喜欢去祠堂里玩,它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巨大建筑空间,也是我和小伙伴集会做游戏、捉迷藏的乐园。小时所见的祠堂建筑,总觉得比现在所见的更宽阔、更雄伟。这是我最早对建筑留下的朦胧印象。

村后山脉的主峰上有一个环绕峰顶,用片石垒起的山寨,寨墙约合大人的胸高,蜿蜒起伏于山巅。寨墙中尚存两孔饱经风霜的石券门,寨内乱石错落、杂草丛生。站在高阜处极目群山,还可见对面山顶上也有一个类似的山寨,山寨下是另一个乡所辖的村庄。我十分好奇,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这山顶上建这些石寨子,那多费劲啊!因此而常常建议伙伴们到那里去砍柴,听他们讲山寨的种种传说。后来村里的大人告诉我“这是防长毛用的”,但那时并不知道长毛是什么,还以为是种可怕的动物呢。这是我对历史和历史遗存建筑最早产生的兴趣和惊疑。

参加工作后,我又上了大学,学的是文物考古,钻研的是中国传统建筑。

20世纪80年代末期,客家文化热首先在广东、福建兴起。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闽西、粤东、赣南是客家人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知道了我们乡下说的话原来就是客家话,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就是客家人。不久,赣州成立了“赣南客家研究会”,这是赣南客家组织活动和研究的开始。从此,赣南人一夜之间“易帜”为客家人。我作为热心人和具体执事者,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当时,闽西土楼、粤东围拢屋在与客家热的互动中,已闻名海内外。

其实,围拢屋、土楼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已分别被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和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先生等介绍出来,但没产生什么大的反响,一直到与客家潮结合后才出现轰动效应。我就是在那时走进了土楼和围拢屋,观赏之后确实感到惊叹不已、羡慕不已,同时我还真着急:闽西、粤东都有代表自己客家文化特色的民居,赣南有什

么？当时赣南围屋尚“养在深闺人未识”。事情就这么巧，不久在一次查阅龙南县文物普查资料时，“围屋”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后，在一次去龙南出差的机会中，顺便要求去察看关西的新围。那时去关西乡的路还很不好走，从县城走 23 公里的路现在只需半小时，可那时要两小时。记得那天在颠簸的途中，但觉峰回路转，一座庞大的建筑物突显眼前，直觉告诉我，这可能就是我要寻找的“新围”。我立刻就兴奋和激动起来，脱口便叫停车，尽管当时距终点还有不过 200 米的路程。这种感觉，便是后来许多初次接触围屋的人所谈到的共同感受：“令人震撼！”1999 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建筑系主任片山和俊教授考察赣南客家围屋后，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对这种感觉说得更具体：“赣南围屋构造上并不复杂，但它的大尺度、大空间、大容量，集居住、城堡、宗教信仰、议事厅和中心广场于一体，如此宏伟多功能的民居为世之罕见，令人感到震撼！赣南围屋几乎包涵了人类生活的所有，看了围屋，就像读了一本建筑教科书，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和得到许多启发。”

偏偏赣南就有围屋？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造物主是如此之公平，闽西、粤东、赣南客家的先民们好像是商量好了，又好像是各自竞争，都要给后人留下一笔惊世骇俗的建筑遗产似的。土楼、围拢屋、围屋三位一体，但又似乎是三足鼎立，各领风骚，相映成辉，共同构成了客家民居的奇异文化景观。

从此，与围屋的不解之缘，伴随着我一直走到了今天。

十多年来，我对围屋的关注与研究，其路既艰，其味也甘。记得第一次对赣南围屋作专门调查是在 1992 年，那次申请到了 1000 元钱，对赣南围屋的现状和概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我们一行五人，其中二人是闻讯加盟到我们队伍中来的，一位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潘安先生，他是为完成博士论文而来，后来出版了专著《客家民系与客家聚居建筑》；另一位是《江西画报》社摄影记者周传荣先生，他是为新

闻探奇而来。那时的赣南还很封闭,基础设施落后,没有铁路,县级公路是沙面的,乡级公路则是黄泥加石块,大部分乡镇一天只一趟公交车往返县城。我们没有专车,而且当时对哪些县可能有围屋只有大概的线索,但我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尽量节省经费多跑地方。我们不择吃住行,走到哪儿,问到哪儿,吃住在哪儿。同行的韩振飞先生,体重一百二十多公斤,食量是我们的双倍,往往大伙吃完了,他还要再吃两碗饭。没有菜了,他便在只剩下菜汤的菜碗里加些开水,将之命名为“神仙汤”,用来下饭,那时硬是舍不得多加个菜呀!

有一天,我们来到龙南杨村坳下村,发现了众多围屋,群情激昂,不觉天色已昏:村长便请我们在他家吃晚饭,还特意杀了只鸭子招待我们,以示尊贵。村长姓赖,任村长之职已历十八年,很有个性并具正义感。他说,你们是有学问的文化人,我喜欢与你们打交道!由于鸭子没烧烂,油灯又高又暗,加上人多嘴多,大家只胡乱吃了些,混了个半饱。但我们与村长和村长的亲朋们却交谈甚欢。尤其是周记者,以至晚上自告奋勇愿跟村长同床。我与摄像师李淳寿先生被安排在村长认为最干净的村小老师的房间里同床共眠。其实,这所学校的校舍是危房。枕头上散发的汗馊味,伴随着远处飘来的阵阵尿臊味和时不时蚊子俯冲的轰鸣声,困扰得我们一晚都没睡好。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水,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真切地体会到,几个有追求的文化人,为着一个共同感兴趣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是能以艰苦为乐、以困难为趣的。我们在途中是谈笑风生,找到目的地是忘我的工作,晚上则高谈阔论,何苦之有?

1993年,首届“闽粤赣客家围楼研讨会”在赣州和龙南小规模召开,我们播放了以这次调查成果为主制成的《赣南客家围屋》录像片。新发现、新资料以及我们的艰苦工作,让与会的海内外学者着实感动。台湾的阎亚宁、符宏仁先生当即表示,愿意资助我对赣南的客家民居作深入的个案调查研究。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本书的素材。

所谓个案研究,其实就是重点调查,即对某一有代表或典型意义的民居进行细致考察和建筑测绘。这是一项专业性强而且艰苦,有时还很枯燥乏味的田野工作。不仅如此,还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料的困难。

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免去一些应酬而专心致志地调研。这一阶段的工作,大多是我独自一人直接到点上展开;并且下乡时我常常既不开单位介绍信,也不跟县文化部门或乡政府接洽。在今天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我作为市级博物馆的干部,来到本市所辖县区内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在90年代初,改革开放思潮虽已深入到内地,但在赣南的农村,尤其是那些能保存下围屋的偏僻乡村,则要慢半拍,且一些人脑袋里久成定势的观念又还有一定惯性,他们思想中“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弦仍绷得较紧,外来人都要有单位介绍信或逐级陪同人员才进得了村。因此,使我差点进不了村的啼笑皆非的情况发生了。

那次是去龙南里仁乡的栗园村。这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大村围,刚走近北门口,就遇到个老者(后来才知道他是本村的前任老村长)。他盘问我从哪来,我说赣州。又问来干啥,我说做民居民俗调查。他说有没有乡里或县里的介绍信,我说没有。于是他说,你既没有介绍信,又没有县乡的干部陪同来,谁知你是干什么的。任我怎么解释,他也不让我进村,而且态度也蛮横起来。我也有些火了,俩人便争吵起来,引来了一大圈人围观。直至来了一位住在本村的原龙南师范的退休老师问明情况后,才让我进村,并受到优待。

当然,这只是作为有趣的特例。我遇到更多的是,一进村,村民便跟你打招呼:吃了没有?从哪里来?然后是热情地邀请你到家里喝茶,并提供种种工作方便。这种淳朴的感情又是现在都市里越来越少的。

另一次,是我第二次去关西。我一个人住在一所一天只收两元钱

的小店里。关西是龙南最小的乡之一，这么个偏僻小墟镇来了个生人，是很容易被“关注”的。傍晚，我回店吃饭。一会儿，店里又来了五六个人，一看就知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他们坐定后，目光四顾，自然都注意到了我这个生人。其中一个便用当地土话问：“那人（指我）是哪里来的？”众称不知。其中一人又用眼瞄瞄我说：“某书记，下午我还看见他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到处乱拍照，还到对面几座山上写写画画。”接着，他们又放低声音议论了我一番，大意是我这个人很可疑。我一直低头吃饭，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心想看你们如何于我。这时那个被称作书记的人便叫店主过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店主亦称不知。书记便指责他，住店怎没查看身份证就住进来了，店主唯唯诺诺。书记大概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指示在座的一位说：“你去派出所叫某某所长来一下。”我见状，感到不好再装糊涂了。便主动走过去说：“派出所就不必惊动了吧。我也是好意，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因此没向乡里报告。”边说边拿出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给书记看，书记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忙又让座，又招呼再吃点。

若干年以后，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刊发和扩散，新闻媒体的多角度披露，赣南围屋的名气与日俱增。龙南的“关西新围”、“燕翼围”就像永定土楼“振成楼”、“承启楼”、梅县围拢屋“棣华居”、“南华又官”一样，成为赣南围屋的典型代表；我呢，也是“媳妇熬成了婆”，不知不觉中成了围屋专家。

目 录

绪言	(1)
上篇:围屋综述	
第一章 区位:界四省之交,扼闽粤之冲	(3)
一、史地概况	(3)
二、围屋分布	(8)
第二章 研究:人少面窄,有待作为	(16)
一、围屋研究成果回顾	(16)
二、闽粤赣围楼民居研究比较	(21)
三、围屋的保护与利用状况	(30)
第三章 类型:壁垒森严,形式多样	(35)
一、围屋的名称诠释	(35)
二、围屋的发生发展	(41)
三、围屋的主要特征	(47)
四、围屋的主要类型	(53)
第四章 因由:贼盗蜂起,举境仓皇	(58)
一、自然环境的险恶	(58)
二、无法约束的移民	(60)
三、连年不断的兵火	(65)
四、宗族之间的械斗	(68)

第五章 聚居:家族式城堡,宗法制管理	(73)
一、居家、防御合一	(73)
二、家规、族法兼治	(81)
三、准军事化的生活	(86)
四、空间有限,亲情无限	(89)
第六章 观念:慎终而追远,光前而裕后	(94)
一、“四扇三间”是客家民居的基本型	(94)
二、“九井十八厅”是客家民居的最高境界	(96)
三、祖先崇拜高于其他神灵崇拜	(102)
四、风水术支配建房动土	(105)
第七章 探源:从寨堡到围屋,从圆弧到方正	(108)
一、源自中原论的质疑	(108)
二、原有城堡的影响	(113)
三、山寨、村围的影响	(116)
四、闽粤围楼的影响	(122)

下篇:个案研究

第八章 盘石围	(129)
一、位置与历史概况	(129)
二、平面与空间处理	(132)
三、构造与装饰艺术	(136)
四、赣南其他圆弧围屋民居	(138)
第九章 燕翼围	(141)
一、史略	(141)
二、构造	(147)
第十章 关西新围	(153)
一、经典与辉煌	(153)
二、记载与传说	(160)

第十一章 东生围	(162)
一、概况	(162)
二、空间与构造	(165)
三、围主与围史考	(169)
四、磐安围与尊三围概况	(171)
第十二章 振麟围	(176)
一、布局形式	(176)
二、风水传说	(180)
三、围屋今昔	(182)
第十三章 栗园围	(184)
一、概说	(184)
二、史略	(186)
三、祖祠	(187)
第十四章 司马第	(189)
一、民居调查与题目选定	(189)
二、建筑环境与建筑空间	(192)
三、建筑构造与建筑设防	(194)
四、创建年代与文化背景	(196)
第十五章 赣南民居营建礼俗调查	(198)
一、民居概况	(199)
二、民居营建的程序	(200)
三、结语	(212)
第十六章 赣南现存典型围屋一览表	(213)
主要参考书目	(216)
后记	(217)